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
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僊軼世之才
而非世之間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
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
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
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

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
縱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
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
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
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
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
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

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七十首篆
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
一六首碑六
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
首釐爲二十八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蘇文忠公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
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真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
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
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
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
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
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

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
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
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已以判官告
院旣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
上神宗卽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
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
熟思之安石不治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

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
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
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霸燕魯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
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
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滙城下
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請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
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僉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
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

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
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
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
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中嚴抑配之
禁軾繳奏先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克役
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
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
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

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

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戍殺掠
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軾
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
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
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
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非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
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罪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

用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
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
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
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
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
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
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隄以爲蓄洩之限以
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里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
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岡

杭人名爲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
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
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
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
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再莅杭有
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爲吏
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

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
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
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皇后而
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
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
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
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
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
書云云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

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
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
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
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
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
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
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
室僦人運甕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
宗東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

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
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
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
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
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
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
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

世未之識軾符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
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
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卽
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
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
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